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六

濟六

宋沙門道原

纂

吉州青原山行思禪師法嗣

第五世七十二人

朗州德山宣鑒禪師法嗣九人

見錄六人

鄂州巖頭全豁禪師

濟六

福州雪峯義存禪師

天台瑞龍院慧恭禪師

泉州瓦棺和尚

襄州高亭簡禪師

洪州感潭資國和尚

福州覆船山洪荐禪師

朗州德山存德慧空禪師

鳳翔府姑和尚  
德山鵠湖紹惠大師

益州雙流尉蓮和尚  
已上三人無錄語句下錄

潭州石霜慶諸禪師法嗣四十一人

二十一人見錄

河中南際山僧一禪師

潭州大光山居誨禪師

廬山懷祐禪師

筠州九峯道虔禪師

台州涌泉景欣禪師

潭州雲蓋山志元禪師

潭州谷山藏禪師

潭州雲蓋山志元禪師

吉州崇恩和尚

石霜第三世輝禪師

鎮州洪濟禪師  
大梁洪方禪師  
新羅朗禪師

吉州簡之禪師  
印州守閑禪師  
新羅清虛禪師

郢州芭蕉和尚

潭州肥田伏和尚

汾州奕禪師  
已上二十人無

潭州鹿苑暉禪師

潭州寶蓋約禪師

餘杭通禪師

越州雲門海晏禪師

湖南文殊和尚

澧州夾山善會禪師法嗣二十二人

十一人見錄

鳳翔府石柱和尚

潭州中雲蓋和尚

河中棲巖存壽禪師

南嶽玄泰上座

澧州樂普山元安禪師

洪州上藍令超禪師

郴州四禪和尚

濟大

二

江西逍遙山懷忠禪師

袁州盤龍山可文禪師

撫州黃山月輪禪師

洛京韶山寰普禪師

太原海湖和尚

嘉州白水寺和尚

杭州龍泉敬禪師  
湖州盤亭宗敏禪師  
新羅欽忠禪師

湖州觀音和尚  
洪州鹿源和尚  
新羅行寂禪師  
郢州大陽山和尚

許州慶壽和尚

商州高明和尚  
鎮州萬歲和尚  
第二世鎮州靈奇和尚

鳳翔府天蓋山幽禪師

洪州同安和尚

韶州晏普禪師

太原資福端淨師

吉州僊居山和尚

洪州虛僊山延慶和尚

湖州越峯和尚

杭州接穆和尚

朗州祇闍山和尚

益州夾山院和尚

嵩山全禪師

西京雲巖和尚

前朗州德山宣鑒禪師法嗣

安福延仲和尚  
已上十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鄆州巖頭全豁禪師泉州人也姓柯氏少禮  
清原誼公落髮徃長安寶壽寺稟戒習經律  
諸部優遊禪苑與雪峯義存欽山文邃爲友

自餘杭大慈山迤邐造于臨濟屬臨濟歸寂  
乃謁仰山纔入門提起坐具曰和尚仰山取  
拂子擬舉之師曰不妨好手後參德山和尚  
執坐具上法堂瞻視德山曰作麼師咄之德  
山曰老僧過在什麼處師曰兩重公案乃下  
卷六  
參堂德山曰這箇阿師稍似箇行脚人至來  
日上問訊德山曰閣黎是昨日新到否曰是  
德山曰什麼處學得這箇虛頭來師曰全豁  
終不自謾德山曰他後不得孤負老僧他日  
參師入方丈門側身問是凡は聖德山喝師

禮拜有人舉似洞山洞山曰若不是豁上座大難承當師聞之乃曰洞山老人不識好惡錯下名言我當時一手擡一手雨雪峯在德山作飯頭一日飯遲德山擎鉢下法堂雪峯曬飯中次見德山乃曰鍾未鳴鼓未打老和尚向什麼處去德山却歸方丈師在堂中聞之拊掌曰大小德山猶未會末後句德山聞舉令侍者喚師去問你不肯老僧那師密啓其意德山來日上堂說話異於尋常師到僧堂撫掌大笑云且喜得堂頭老漢會末後句

他後天下人不奈何雖然如是也祇得三年三年後果然遷化矣一日與雪峯義存欽山文邃三人聚話存慕然而指一椀水邃曰水清月現存曰水清月不現師踢却水椀而去自此邃師洞山存豁二士同嗣德山師與存同辭德山德山問什麼處去師曰暫辭和尚下山去德山曰子他後作麼生師曰不忘曰子憑何有此說師曰豈不聞智慧過師方傳師教其或智慧齊等他後恐滅師半德曰如是如是當善護持二士禮拜而退存返閩川居

象骨山之雪峯師庵于洞庭卧龍山徒侶臻  
萃僧問無師還有出身處也無師曰聲前古  
巵爛問堂堂來時如何師曰刺破眼問如何  
是祖師意師曰移取廬山來向汝道師一日  
上堂謂諸徒曰吾嘗究涅槃經卷大七八年覩三  
兩段文似衲僧說話又曰休休時有一僧出  
禮拜請師舉師曰吾教意如伊字三點第一  
向東方下一點點開諸菩薩眼第二向西方  
下一點點諸菩薩命根第三向上方下一點  
點諸菩薩頂此是第一段義又曰吾教意如

摩醯首羅擘開面門豎亞一隻眼此是第二  
段義又曰吾教意猶如毒塗鼓擊一聲遠近  
聞者皆喪亦云俱死此是第三段義時小嚴  
上座問如何是毒塗鼓師以兩手按膝亞身  
曰韓信臨朝底嚴無語夾山會下一僧到石  
霜入門便道不審石霜曰不必閣黎僧曰恁  
麼即珍重又到巖頭如前道不審師曰噓僧  
曰恁麼即珍重方迴步師曰雖是後生亦能  
管帶其僧歸舉似夾山夾山曰大衆還會麼  
衆無對夾山曰若無人道老僧不惜兩莖眉

毛道去也乃曰石霜雖有殺人刀且無活人  
劍師與羅山卜塔基羅山中路忽曰和尚師迴  
顧曰作麼羅山舉手曰這裏好片地師咄曰  
瓜州賣瓜漢又行數里徘徊間羅山禮拜問  
曰和尚豈不是三十年在洞山而不肯洞山  
師曰是又曰和尚豈不是法嗣德山又不肯  
德山師曰是曰不肯德山即不問只如洞山  
有何所關師良久曰洞山好箇佛只是無光  
僧問利劍斬天下誰是當頭者師曰暗擬再  
問師咄曰這鈍漢出去問不歷古今時如何

師曰卓犖地曰古今事如何師曰任燃師問  
僧什麼處來曰西京來師曰黃巢過後還收  
得劍麼曰收得師作引頸受刃聲僧曰師頭  
落也師大笑其僧後到雪峯舉前語被柱杖打趣下山問二龍爭  
珠誰是得者師曰俱錯僧問雪峯聲聞人見  
性如夜見月菩薩人見性如晝見日未審和  
尚見性如何峯以拄杖打三下其僧後舉前  
語問師師與三摶問如何是三界主師曰汝  
還解喫鐵棒麼瑞巖問如何是毗盧師師曰  
道什麼瑞巖再問之師曰汝年十七八未問

塵中如何辨主師曰銅砂罐裏盛油問弓折箭盡時如何師曰去問如何是巖中的意師曰謝指示僧曰請和尚答話師曰珍重問如何是道師曰破草鞋與拋向湖裏著問萬丈井中如何得到底師曰吽僧再問師曰脚下過也問古帆不掛時如何師曰後園驢契草邇後人或問佛問法問道問禪者師皆作噓聲而常謂衆曰老漢去時大吼一聲了去唐光啓之後中原盜起衆皆避地師端居晏如也一日賊大至責以無供饋遂偉刃焉師

神色自若大叫一聲而終聲聞數十里即光啓三年丁未四月八日也門人後焚之獲舍利四十九粒衆爲起塔壽六十僖宗謚清嚴大師塔曰出塵

福州雪峯義存禪師泉州南安人也姓曾氏

生於

家世奉佛師生惡葷茹於襁褓中聞鍾梵之聲或見繡花像設必爲之動容年十二從其父遊莆田玉澗寺見慶玄律師遽拜曰我師也遂留侍焉十七落髮謁芙蓉山常照大師照撫而器之後往幽州寶刹寺受具足戒久

歷禪會緣契德山唐咸通中迴閩中登象骨  
山雪峯劍院徒侶翕然懿宗賜號真覺大師  
仍賜紫袈裟僧問祖意與教意是同是別師  
曰雷聲震地室內不聞又曰閑黎行脚爲什  
麼事問我眼本正因師故邪時如何師曰迷  
逢達磨曰我眼何在師曰得不從師問剃髮  
染衣受佛依蔭爲什麼不許認佛師曰好事  
不如無師問座主如是兩字盡是科文作麼  
生是本文座主無對五雲和尚代云更分三眼著間有人  
問三身中那箇身不墮諸數古人云吾常於

此切意肯如何師曰老漢九轉上洞山僧擬  
再問師曰拽出此僧著問如何是覲面事師  
曰千里未是遠問如何是大人相師曰瞻仰  
即有分問文殊與維摩對譚何事師曰義墮  
也僧問寂然無依時如何師曰猶是病曰轉  
後如何師曰船第六子下揚州問承古有言師便  
作卧勢良久起曰問什麼僧再舉師曰虛生  
浪死漢問箭露投鋒時如何師曰好手不中  
的僧曰盡眼勿標的時如何師曰不妨隨分  
好手問古人道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未

審將什麼對師曰喫茶去師問僧什麼處來  
對曰神光來師曰晝喚作日光夜喚作火光  
作麼生是神光僧無對師自代曰日光火光  
栖典座問古人有言知有佛向上事方有語  
話分如何是語話師把住曰道道栖無對師  
踢倒栖起來汗沛師問僧什麼處來僧曰近  
離浙中師曰船來陸來曰二途俱不涉師曰  
在什麼處便喫棒忿曰問徑山得徹困也師  
曰徑山在浙中因什麼問得徹困忿曰不見  
道遠問近對師乃休東禪齊云那僧若會雪  
峰意爲什麼被打若不  
會又打伊作什麼且道過在什麼處鏡清雖  
即子父與他分析也大似成就其醜拙還會  
麼且如雪峯便休

是肯伊不肯伊師一日謂慧稜曰稜即長慶吾

少僧無對師自代曰七十七也僧曰和尚爲  
什麼作水牯牛師曰有什麼罪過僧辭師問  
什麼處去曰禮拜徑山和尚去師曰徑山若  
問汝此間佛法如何作麼生道曰待問即道  
師以拄杖打尋舉問追忿即鏡清這僧過

見鴻山問仰山從上諸聖什麼處去他道或在天上或在人間汝道仰山意作麼生稜曰若問諸聖出沒處恁麼道即不可六師曰汝渾不肯忽有人問汝作麼生道稜曰但道錯師曰是汝不錯稜曰何異於錯師問僧什麼處來對曰離江西六師曰江西與此間相去多少話師曰汝問我爲汝道僧便問佛未出世時曰不遙師豎起拂子曰還隔這箇麼曰若隔這箇即遙去也師便打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箇入路師曰寧自碎身如微塵終不敢瞎却一僧眼問四十九年後事即不問四

十九年前事如何師以拂子蓦口打有僧辯去參靈雲問佛未出世時如何靈雲舉拂子又問出世後如何靈雲亦舉拂子其僧却迴師問閑黎近去返太速生僧曰某甲到彼問佛法不相當乃迴師曰汝問什麼事僧舉前話師曰汝問我爲汝道僧便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舉拂子又問出世後如何師放下拂子僧禮拜師便打後僧舉似玄沙玄沙云汝欲得會麼我與汝說箇喻如人賣一片園東西南北一時總結契了也伊解處別中心有箇樹子猶屬我在崇壽洞云爲當打有道理因舉六祖云不是風動不是幡動

仁者心動師曰大小祖師龍頭蛇尾好與二十拄杖時太原孚上座侍立聞之咬齒師又曰我適來恁麼道也好與二十拄杖雲尼端云什麼是初機兄弟且作麼生會東

處是祖師龍頭蛇尾便好喫棒只如雪峯自道我好喫拄杖且道佛法意旨作麼生久在衆上座無有不知初機兄弟且作麼生會東

禪齊云雪峯恁麼道為當檢點別有落處衆中喚作自打過打過且置祖師

齊六

道不是風動不是旗動作麼生

師問慧全汝子速去禮拜懺悔玄沙曰山頭老漢蹉過爲山事也東禪齊云什麼處蹉過的當蹉過莫使恁麼會也無若恁麼會即未會爲

山意在只如雪峯云爲山古佛子速去懺悔是證明爲山是讚嘆禪山去事也難子細好見去也

問學人道不得處請師道師曰我爲法惜人師舉拂子示一僧其僧便去長慶稜舉似泉州王延彬乃曰此僧合喚轉與一頃棒師問拂曰和尚是什麼心行稜曰幾放過

作麼生全無對師打之全坦問平田減草塵鹿成羣如何射得塵中主師喚全坦坦應諾

師曰喫茶去師問僧近離什麼處僧曰離鴻山曾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鴻據座師曰汝肯他否僧曰某甲不肯他師曰鴻山古佛子速去禮拜懺悔玄沙曰山頭老漢蹉過爲山事也東禪齊云什麼處蹉過的當蹉過莫使恁麼會也無若恁麼會即未會爲

山意在只如雪峯云爲山古佛子速去懺悔是證明爲山是讚嘆禪山去事也難子細好見去也

問學人道不得處請師道師曰我爲法惜人師舉拂子示一僧其僧便去長慶稜舉似泉州王延彬乃曰此僧合喚轉與一頃棒師問拂曰和尚是什麼心行稜曰幾放過

作麼生全無對師打之全坦問平田減草塵鹿成羣如何射得塵中主師喚全坦坦應諾

出去

鵝湖別  
云諾

師問僧什麼處來對曰藍田來

師曰何不入草

長慶稿  
云險

問大事作麼生師執

僧手曰上座將此問誰有僧禮拜師打五棒

僧曰過在什麼處師又打五棒喝出師問僧

什麼處來僧曰嶺外來師曰還逢達磨也無

僧曰首天白曰師曰自己作麼生僧曰更作

麼生師便打師送僧出行三五步召曰上座

便問首師曰途中善爲僧問拈槌豎拂不當

宗乘和尚如何師豎起拂子其僧自低頭出

師乃不顧法眼代云大衆看此一念將僧問三乘十二分

教爲凡夫開演不爲凡夫開演師曰不消一

曲楊柳枝師謂鏡清曰古來有老宿引官人

巡堂云此一衆盡是學佛法僧官人云金屑

雖貴又作麼生老宿無對鏡清代曰比來拋

拂引玉法眼別云官人何得貴耳而殘目

師上堂舉拂子曰

這箇爲中下人僧問上上人來如何師舉拂

子僧曰這箇爲中下師打之間國師三喚侍

者意旨如何師乃便起入方丈師問僧今夏

在什麼處曰涌泉師曰長時涌暫時涌曰和

尚問不著師曰我問不著曰是師乃打之因

普請往莊中路逢獮猴師曰這畜生一箇背一面古鏡摘山僧稻禾僧曰曠劫無名爲什麼章爲古鏡師曰瑕生也僧曰有什麼死急話頭也不識師曰老僧罪過閩帥施銀交牀僧問和尚受大王如此供養將何報答師以

手托地曰少打我僧問跋山曰雪峯道少打我意作麼生跋山云頭上掛瓜蔓垂尾脚跟齊問吞盡毗盧時如何師曰福唐歸得平善否師謂衆曰我若東道西道汝則尋言逐句我若羚羊掛角汝向什麼處捫摸僧問保福只如雪峯有什麼言教便似羚羊掛角時保福云莫是與雪峯作小師不得麼師

住閩川四十餘年學者冬夏不減千五百人梁開玉二年戊辰春三月示疾閩帥命醫診視師曰吾非疾也竟不服其藥遺偈付法夏五月二日朝遊藍田暮歸澡身中夜入滅壽八十七臘五十九

天台瑞龍院慧恭禪師福州人也姓羅氏家世爲儒年十七舉進士隨計京師因遊終南山奉日寺覩祖師遺像遂求出家二十二受戒遊方謁德山鑒禪師鑒問曰會麼恭曰作麼鑒曰請相見恭曰識麼鑒大笑遂入室焉

暨鑒順世與門人之天台瑞龍院大開法席

唐天復三年癸亥十二月二日午時命衆聲  
鍾願左右曰去言訖趺坐而化壽八十四臘

六十二門人建塔

泉州瓦棺和尚德山問曰汝還會麼師曰不

會德山曰汝成持取箇不會好師曰不會又

成持箇什麼德山曰汝大似箇鐵樞師遂撫

衣德山

襄州高亭簡禪師初隔江見德山遙合掌云  
不審德山以手中扇子招之師忽開悟乃橫

趨而去更不迴顧後於襄州開法嗣德山

洪州大寧感潭資國和尚白兆問家內停喪  
請師慰問師曰苦痛蒼天兆曰死却爺死却

娘師打而趨之師凡遇僧來亦多以拄杖打

趨

前潭州石霜山慶諸禪師法嗣

河中南際山僧一禪師僧問幸獲親近乞師  
指示師曰我若指示即屈著汝僧曰教學人

作麼生即是師曰切忌是非問如何是衲僧  
氣息師曰還曾薰著汝也無問類即不問如

何是異師曰要頭即一任斫將去問如何是  
法身主師曰不過來又問如何是毗盧師師  
曰不超越師初居末山後閩帥請開法於長  
慶禪苑卒謚本淨大師塔曰無塵

潭州大光山居誨禪師京兆人也姓王氏初

第十六

十二

造于石霜之室函丈請益經二載又令主北  
塔麻衣草屨殆忘身意一日石霜將試其所  
得垂問曰國家每年放舉人及第朝門還得  
拜也無師曰有人不求進曰憑何師曰且不  
爲名石霜又因疾問曰除却今日別更有時

也無師曰渠亦不道今日是石霜甚然之如  
是徵詰數四疇對無爽盤桓二十餘祀瀏陽  
信士胡公請居大光山提唱宗教有僧問只  
如達磨是祖否師曰不是祖僧曰既不是祖  
又來作什麼師曰爲汝不薦祖僧曰薦後如  
何師曰方知不是祖問混沌未分時如何師  
曰一代時教阿誰叙師又曰一代時教只是  
收拾一代時人直饒剥徹底也只是成得箇  
了事人汝不可便將當却衲衣下事所以道  
四十九年明不盡四十九年標不起凡示學

徒大要如此唐天復三年癸亥九月三日錦

寂壽六十有七

廬山棲賢懷祐禪師泉州僊遊人也受業於九座山陳禪師尋參學預石霜之室既承與

青大

十三

旨居于謝山其道未震復遷止棲賢徒侶臻

十三

萃僧問如何是五老峯前句師曰萬古千秋

青大

僧曰恁麼莫成嗣絕也無師曰躊躇欲與誰

僧問自遠而來請師激發師曰他不憑時曰

請師憑時師曰我亦不換問如何是法法無  
差師曰雪上更加霜師後終于廬山謚玄悟

大師塔曰傳燈

筠州九峯道虔禪師福州僊官人也姓劉氏  
徧歷法會後受石霜印記化徒於九峯焉師  
上堂有僧問無間中人行什麼行師曰畜生  
行曰畜生復行什麼行師曰無間行曰此猶  
是長生路上人師曰汝須知有不共命者曰  
不共什麼命師曰長生氣不常師又曰諸兄  
弟還識得命麼欲知命流泉是命湛寂是身  
千波競涌是文殊境界一旦晴空是普賢牀  
榻其次借一句子是指月於中事是話月從

上宗門中事如節度使信旗且如諸方先德  
未建許多名目指陳已前諸兄弟約什麼體  
格商量到這裏不假三寸試話會看不假耳  
根試采聽看不假眼試辨白看所以道聲前  
拋不出句後不藏形盡乾坤都來是汝當人  
箇體向什麼處安眼耳鼻舌莫但向意根下  
圖度作解盡未來際亦未有休歇分所以古  
人道擬將心意學亥宗狀似西行却向東時  
有僧問九重無信恩赦何來師曰流光雖徧  
闢內不周曰流光與闢內相去多少師曰源

水騰波青山秀色問人人盡言請益未審師  
將何拯濟師曰汝道巨嶽還曾乏寸土也無  
曰恁麼即四海參尋當爲何事師曰演若迷  
頭心自狂曰還有不狂者也無師曰有曰如  
何是不狂者師曰突曉途中眼不開問如何  
是學人自己師曰更問阿誰曰恁麼便承當  
時如何師曰須彌還更戴須彌麼問祖祖相  
傳復傳何法師曰釋迦憍迦葉富曰畢竟傳  
底事作麼生師曰百歲老人分夜燈問諸佛  
非我道如何是我道師曰我道非諸佛曰既

非諸佛爲什麼却立我道師曰適來暫喚來如今却遣出曰爲什麼却遣出師曰若不遣出眼裏塵生問一切處覓不得豈不是聖師曰是什麼聖曰牛頭未見四祖時豈不是聖師曰是聖境未忘曰二聖相去幾何師曰塵中雖有隱形術爭柰全身入帝鄉問承古有言真心妄心是如何師曰是立真顯妄曰如何是真心師曰不雜食曰如何是妄心師曰攀緣起倒是曰離此二途如何是學人本體師曰本體不離曰爲什麼不離師曰不敬功

德天誰嫌黑暗女間承古有言盡乾坤都來是箇眼如何是乾坤眼師曰乾坤在裏許曰乾坤眼何在師曰正是乾坤眼曰還照瞞也無師曰不借三光勢曰既不借三光勢憑何喚作乾坤眼卷之五師曰若不如是髑髏前見鬼人無數問一筆丹青爲什麼貌不得師曰僧繇却許卷之五誌公曰未審僧繇得什麼人證旨却許誌公師曰烏龜稽首須彌柱問動容沉古路身沒乃方知此意如何師曰偷佛錢買佛香曰學人不會師曰不會即燒香供養本爺壞

師後住泐潭而終謚大覺禪師塔曰圓寂

台州涌泉景欣禪師泉州僊遊人也本白雲  
山受業得石霜開示而止丹丘涌泉之蘭若  
一日師不披袈裟喫飯有僧問莫成俗否師  
曰即今豈是僧耶有彊德二禪客到於路次  
見師騎牛不識師乃曰蹄角甚分明爭奈騎  
者不識師驟牛而去二禪客憩於樹下前茶  
師迴下牛近前不審與坐喫茶師問曰二禪  
客近離什麼處曰離那邊師曰那邊事作麼  
生彼提起茶盞師曰此猶是這邊那邊事作

麼生二人無對師曰莫道騎者不識好

潭州雲蓋山志元號圓淨大師遊方時問雲  
居曰志元不奈何時如何雲居曰闍黎只爲  
功力不到處師不禮拜而退遂參石霜亦如  
前問石霜曰非但闍黎老僧亦不奈何師曰  
和尚爲什麼不奈何石霜曰老僧若奈何拈  
過汝不奈何別有問答石霜章出之有僧問如何是佛  
師曰黃面底是曰如何是法師曰藏裏是問  
然燈未出時如何師曰昧不得問蛇子爲什  
麼吞蛇師曰通身色不同問如何是衲僧

師曰參尋訪道

潭州谷山藏禪師僧問祖意教意是一是二  
師曰青天白日夜半濃霜

福州覆船山洪荐禪師僧問如何是本來面目  
唐六 師閉目吐舌又開目吐舌僧曰本來有如

許多面目十六 師曰適來見什麼問路逢達道人

不將語默對未審將什麼對師四老僧也恁麼  
師將示滅三日前令侍者喚第一座來師  
臥出氣一聲第一座喚侍者曰和尚渴要湯  
水喫世住 師乃面壁而卧臨終令集衆乃展兩手

出舌示之時第三座曰諸人和尚舌根硬也  
師曰苦哉苦哉誠如第三座所言舌根硬去  
也再言之而告寂謚紹隆大師塔曰廣濟  
朗州德山存德號慧空大師第六世住 僧問如何  
是一句十六 師曰更請問問如何是和尚儂陀婆  
師曰昨夜三更見月明

吉州崇恩和尚僧問祖意教意是一是二師  
曰少林雖有月葱嶺不穿雲

石霜輝禪師第三世住 僧問佛出世先渡五俱輪  
和尚出世先度何人世住 師曰總不度曰爲什麼

不度師曰爲伊不是五俱輪問如何是和尚

家風師曰竹筋瓦椀

郢州芭蕉和尚僧問從上宗乘如何舉唱師曰已被冷眼人覩破了問不落諸緣請師直

第六十指師曰有問有答問如何是和尚爲人一句

師曰只恐闇黎不問

潭州肥田伏和尚號慧覺大師僧問此地名什麼師曰肥田曰宜什麼師以拄杖打而歎之

潭州鹿苑惲禪師僧問不假諸緣請師道師

敲火爐僧曰親切處更請一言師曰莫睡語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如月在水曰見後如何師曰如水在月問祖祖相傳未審傳箇什麼師曰汝問我我問汝僧曰恁麼即緇素不分也師曰什麼處去來

潭州寶蓋約禪師僧問寶蓋高高掛其中事若何請師言下旨一句不消多師曰寶蓋掛空中有路不曾通儻求言下旨便是有西東越州雲門山拯迷寺海晏禪師僧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如人敲硬石頭問如何是古

寺一鑪香師曰廣大勿人覿曰覿者如何師曰六根俱不到問久嚮拯迷到來爲什麼不見拯迷師曰闍黎不識拯迷

湖南文殊和尚僧問僧繇爲什麼貌誌公不得師曰非但僧繇誌公也貌不成曰誌公爲什麼貌不成師曰彩績不將來曰和尚還貌得也無師曰我亦貌不得曰和尚爲什麼貌不得師曰渠不以苟我顏色教我作麼生貌問如何是密室師曰緊不就曰如何是密室中人師曰不坐上牛

鳳翔府石柱和尚遊方時遇洞山和尚第三世垂語曰有四種人一人說過佛祖一步行不得一人行過祖佛一句說不得一人說得行不得一人說不得行不得阿那箇是其人師出衆而對曰一人說過祖佛行不得者只是無舌不許行一人行過祖佛一句說不得者只是無足不許說一人說得行得者即是函蓋相稱一人說不得行不得若斷命而求活此是石女披枷帶鎖洞山曰闍黎自己作麼生師曰該通會上卓卓寧彰洞山曰只如海上

明公秀又作麼生師曰幻人相逢拊掌呵呵  
潭州中雲蓋和尚僧問和尚開堂當爲何事  
師曰爲汝驢漢曰諸佛出世當爲何事師曰  
爲汝驢漢問祖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像不  
得曰出世後如何師曰闍黎也須側身始得  
問如何是向上一句師曰文殊失却口曰如  
何是門頭一句師曰頭上挿花子問如何是  
超百億師曰超人不得肯

誘化抵于蒲坂緇素歸心僧問蓮華未出水  
時如何師曰汝莫問出水後蓮華事麼僧無  
語師平居罕言叩之則應度弟子四百人尼  
衆百數終壽九十有三謚真寂大師

南嶽玄泰上座不知何許人也沉靜寡言未  
嘗衣帛衆謂之泰布衲洪六始見德山鑒禪師陞  
于堂矣後謁石霜普會禪師遂入室焉所居  
蘭若在衡山之東號士實臺誓不立門徒四  
方後進依附皆用交友之禮嘗謂衡山多被  
山民斬木燒畲爲害滋甚乃作畲山謠遠邇

傳播達于九重有詔禁止故獄中蘭若無復然燎師之力也將示滅並無僧至乃自出門召一僧入付囑令備薪蒸又留偈曰

今年六十五 四大將離主 其道自玄玄  
箇中無佛祖

不用剃頭不須澡浴 一堆猛火千足萬足  
偈終端坐垂一足而逝聞維收舍利於堅固  
禪師塔左營小浮圖置之壽六十有五

前澧州夾山善會禪師法嗣

澧州樂普山元安禪師鳳翔麟遊人也姓淡

氏廿年出家依本郡懷恩寺祐律師披削具戒通經論首問道于翠微臨濟臨濟常對衆美之曰臨濟門下一隻箭誰敢當鋒師蒙許可謂自己足尋之夾山卓庵後得夾山書發而覽之不覺竦然乃棄庵至夾山禮拜端身而立夾山曰雞棲鳳巢非其同類出去師曰自遠趨風請師一接夾山曰目前無閻黎此間無老僧師曰錯也夾山曰住住閻黎且莫草草忽忽谿山各異雲月是同閻黎坐却天下人舌頭即不無爭教無舌人解語師茫然

無對夾山便打師因茲服膺數載

興化代云但知作佛

莫愁師一日問夾山佛魔不到處如何體會

夾山曰燭明千里像閻室老僧迷又問朝陽

已昇夜月不現時如何夾山曰龍騎海珠游

唐六

魚不顧夾山將示滅垂語於衆曰石頭一枝

唐六看看即滅矣師對曰不然夾山曰何也師曰

自古有青山在夾山曰苟如是即吾道不墮矣

暨夾山順世師抵于洛陽遇故人因話武陵

事故人問曰倏忽數年何處逃難師曰只在

闌闈中曰何不無人處去師曰無人處有何

難曰闌闈中如何逃避師曰雖在闌闈中人

且不識故人圖測又問曰承西天有二十八

祖至於此土人傳一人且如彼此不垂曲者

如何師曰野老門前不話朝堂之事僧曰合

譚何事師曰未逢別者終不開拳僧曰有不

從朝堂來相逢還話否師曰量外之機徒勞

目擊僧無對師尋之澧陽樂普山卜于宴處

後遷止朗州蘇谿四方玄侶憧憧奔湊師示

衆曰末後一句始到牢關鎖斷要津不通凡

聖欲知上流之士不將祖佛見解貼在額頭

如靈龜負圖自取喪身之本又曰指南一路  
智者知疏問普然便見時如何師曰曉星分  
曙色爭似太陽輝問恁麼來不立恁麼去不  
泥時如何師曰萬薪樵子貴衣錦道人輕問  
經云飯百千諸佛不如飯一無修無證者未  
濟六十一審百千諸佛有何過無修無證者有何德師  
曰一片白雲橫谷口幾多歸鳥夜迷巢問曰  
未出時如何師曰水竭滄溟龍自隱雲騰碧  
漢鳳猶飛問如何是本來事師曰一粒在荒  
田不耘苗自秀僧曰若一向不耘莫草裏埋

設却也無師曰肌骨異芻蕘梯稗終難映問  
不傷物命者如何師曰眼花山影轉迷者謾  
彷徨問不譚今古時如何師曰靈龜無卦兆  
空殼不勞鑽問不掛明暗時如何師曰玄中  
易舉意外難提問不生如來家不坐華王座  
時如何師曰汝道火爐重多少問祖意與教  
意是一是二師曰師子窟中無異獸象王行  
處絕孤蹤問行到不可思議處如何師曰青山  
常舉足白日不移輪問枯盡荒田獨立事如  
何師曰鷺倚雪巢猶可辨烏投漆立事難分

問如何是賓主雙舉師曰枯樹無橫枝鳥來難措足問終日朦朧時如何師曰擲寶混沙中識者天然異曰恁麼即展手不逢師也師曰莫將鶴唳悞作鶯啼問圓伊三點人皆重樂普家風事若何師曰雷霆一震布鼓聲銷閒停午時如何師曰停午猶虧半鳥況始得圓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颯颯當軒竹經霜不自寒僧擬再問師曰只聞風擊響不知幾千竿師上堂謂衆曰孫賓收鋪去也有卜者出來時有僧出曰請和尚一封師曰汝家爺

死僧無語

法眼代捐  
掌三下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敲

禪牀曰會麼曰不會師曰天上忽雷驚宇宙井底蝦蟆不舉頭問佛魔不到處如何辨得

師曰演若頭非失鏡中認取乖問如何是救離生死師曰執水苟延生不聞天樂妙問四

大如何而有師曰湛水無波漚因風擊曰漚滅歸水時如何師曰不渾不濁魚龍任躍問

清六  
生死事如何師曰一念忘機太虛無點問如何是道師曰存機猶滯迹去机却通途問如何是一藏收不得者師曰雨滋三草秀片玉

本來輝問一毫吞盡巨海於中更復何言師曰家有白澤之圖必無如是妖怪保福別云  
之圖亦無是之怪問凝然時如何師曰時雷應節震嶽驚蟄曰千般運動不異箇凝然時如何師曰靈鶴翥空外鈍鳥不離巢曰如何師曰白首拜少年舉世人難信問諸聖恁麼來將何供養師曰土宿雖持錫不是婆羅門問祖意與教意是同是別師曰日月並輪空誰家別有路曰恁麼即顯晦殊途事非一槩也師曰但自不亡羊何須泣歧路問學人擬歸鄉時

如何師曰家破人亡子歸何處曰恁麼即不歸去也師曰庭前殘雪日輪消室內遊塵遣誰掃問動是法王苗寂是法王根根苗即不問如何是法王師舉拂子僧曰此猶是法王苗師曰龍不出洞誰人奈何清六  
十二二山開法語播諸方唐光化元年戊午秋八月誠主事曰出家之法長物不留播種之時切宜減省締構之務悉從廢停流光迅速大道深玄苟或因循曷由體悟雖激勵懇切衆以爲常略不相倣至冬師示有微疾亦不倦參請十二月

一日告衆曰吾非明即後也今有一事問汝等若道這箇是即頭上安頭若道這箇不是即斬頭求活時第一座對曰青山不舉足日下不挑燈師曰這裏是什麼時節作這箇語話時有彥從上座別對曰離此二途請和尚不問師曰未在更道曰彥從道不盡師曰我不管汝盡不盡曰彥從無侍者祇對和尚師乃下堂至夜令侍者喚彥從入方丈曰閻黎今日祇對老僧甚有道理據汝合體先師意旨先師道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

非耳目之所到且道那句是主句若擇得出分付鉢袋子曰彥從不會師曰汝合會但道曰彥從實不知師喝出乃曰苦苦實不會是怕見二日午時別僧舉前語問師玄覺云且鉢袋子粘著伊師自代曰慈舟不棹清波上劖峽徒勞放太鵝便告寂壽六十有五臘四十六塔于寺西北隅

洪州上藍令超禪師初住筠州上藍山說夾山之禪學侶俱會後於洪井創禪苑居之還以上藍爲名化導益盛僧問如何是上藍本

分事師曰不從千聖借豈向萬機求曰只如  
不借不求時如何計六師曰不可拈放汝手裏得  
麼問鋒前如何計四辯事師曰鋒前不露影莫向  
舌頭尋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計四師曰其珠徧  
地目覩如泥問善財見文殊却往南方意如  
何計四師曰學憑入室知乃通方曰爲什麼彌勒  
遣見文殊師曰道廣無涯逢人不盡至計四唐大  
順庚戌歲正月初召衆僧而告曰吾本約住  
此十年今化事既畢當欲行矣十五日齋畢  
聲鍾端坐長徧謚元真大師塔曰本空

鄆州四禪和尚僧問古人有請不背今請和  
尚入井還去也無計四師曰深深無別源飲者消  
諸患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會得底人意  
須知月色寒

江西逍遙山懷忠禪師僧問不似之句還有  
人道得否計四師曰或即五日齋前或即五日齋  
後問劖鏡明利毫毛何惑計四師曰不空宵索問  
洪鑪猛燄烹銀何物計四師曰烹佛烹祖曰佛祖  
作麼生計四烹師曰業在其中曰喚作什麼業計四師  
曰佛力不如問四十九年不說一句如何是

不說底一句師曰隻履西行道人不顧曰莫  
便是和尚消停處也無師曰馬是官馬不用  
印問如何是一老一不老師曰三從六義曰

如何是奇特一句師曰坐佛牀研佛朴問祖  
與佛阿那箇最親祖師曰真金不肯博誰肯換  
五泥丸曰恁麼即有不肯也師曰汝貴我賤問  
如何是懸劍萬年松師曰非言不可及曰當  
爲何事師曰只汝道話曰言外之事如何明  
得師曰日久年多筋骨成問不敵魔軍如何  
證道師曰海水不勞杓子舀問不住有雲山

常居無底船時如何師曰果熟自然曰更請  
師道師曰門前真佛子曰學人爲什麼不見  
師曰處處王老師

袁州盤龍山可文禪師僧間亡僧遷化向什  
麼處去也師曰石牛沿江路日裏夜明燈問  
如何是佛師曰癡兒捨父逃師後居上藍院  
撫州黃山月輪禪師福州福唐人也姓許氏  
志學之歲詣本郡黃檗山寺投觀禪師稟教  
及圓戒品遂遊方抵淦水謁三峯和尚雖問  
答有序而機緣靡契尋聞夾山盛化乃徃叩

之夾山問師名什麼師曰名月輪夾山作一圓相曰何似這箇師曰和尚恁麼語話諸方大有人不肯在曰貧道即恁麼間黎作麼生師曰還見月輪麼曰閣黎恁麼道此間大有人不肯諸方師乃服膺參訊一日夾山抗聲問曰子是什麼處人師曰閩中人曰還識老僧否師曰和尚還識學人否曰不然子且還老僧草鞋價然後老僧還子江陵米價師曰恁麼即不識和尚未委江陵米作麼價夾山曰予善能哮吼乃入室受印依附七年方辭

往撫州卜龍濟山隱居玄侶雲集師遂演夾山奧旨名聞諸方後歸臨川樂棲黃山謂諸徒曰吾居此山頗諳素志矣師上堂謂衆曰祖師西來特唱此事自是諸人不薦向外馳求投赤水以尋珠就荆山而覓玉所以道從門入者不是家珍認影爲頭豈非大錯時有僧問如何是祖師意師曰梁殿不施功魏邦絕心迹問如何是道師曰石牛頻吐三春霧木馬嘶聲滿道途問如何得見本來面目師曰不勞懸石鏡天曉自雞鳴問宗乘一句請

師商量師曰黃峯獨脫物外秀年來月往冷  
颼颼問不辯中言如何指撥師曰劔去遠矣

爾方刻舟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石牛水  
上卧東西得自由問如何是目前意師曰秋  
風有韻片月無方問如何是學人用心處師  
曰覺戶不掩對月莫迷問如何是青霄路師  
曰鶴棲雲外樹不倦苦風霜問過去事如何  
師曰龍呌清潭波瀾自肅師住黃山僅十三  
載學者來無虛往以後唐同光二年十二月  
二十一日示有微恙至二十六日午時奄然

坐化壽七十二臘五十三明年正月二十日  
塔于院西北隅

洛京韶山寰普禪師有僧到參禮拜起立師  
曰大才藏拙戶僧過一邊立師曰喪却棟梁  
材師問僧莫是多口白頭諹麼諹云不敢云  
多少口諹云通身是師云尋常向什麼處<sup>矣</sup>  
諹云向韶山口裏伺師云有韶山口向韶山  
口裏無韶山口向什麼處<sup>矣</sup>諹無對師便打  
導布衲山下見師乃問韶山在什麼處師云  
青青鬱鬱處是導云莫只者便是否師云是

即是閻黎有什麼事遵云擬伸一問未審師還答否師云看君不是金牙作爭解彎弓射尉遲遵云鳳凰直入煙霄去誰怕林間野鵠兒師曰當軒畫鼓從君擊試展家風似老僧遵云一句迴超今古格松蘿不與月輪齊師云饒君直出威音外猶較韶山半月程遵云過在什麼處師云調蕩之辭時人知有遵云與麼則真玉泥中異不撥萬機塵師云尊般門下徒施巧妙遵云學人即與麼師意又如何師云玉女夜拋梭織錦於西舍遵云甚便

是和尚家風也無師云耕夫置王漏不是一家作遵云此是文言家風又若何師云橫身當宇宙誰是出頭人遵不禮拜一日又問閻黎有衝天之計老僧有入地之謀閻黎橫吞巨海老僧背負須彌闍黎橫劍上來老僧亞槍相待向上一路速道速道遵云明鏡當臺請一鑒師云不鑒遵云爲什麼不鑒師云淺水無魚徒勞下釣遵無語師便打遵方禮拜師終後謚無畏大師

太原海湖和尚因有人請灌頂三藏供養敷

座訖師乃就彼位坐時有雲涉座主問曰和

尚什麼年行道師曰座主近前來涉近前師

曰只如僑陳如是什麼年行道涉茫然師出

曰這屎牀鬼僧問和尚院內人何太少定水

院人何太多第十六師曰草深多野鹿巖高獵多稀

嘉州白水寺和尚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

四溟無窟宅一滴潤乾坤問曹溪一路合譚

何事師曰澗松千載鶴來聚月中香桂鳳凰

歸

鳳翔天蓋山幽禪師僧問如何是天蓋水師

曰四海滂沱不犯涓滴問學人擬看經時如何師曰既是大商何求小利

洪州建昌鳳棲山同安和尚

第一世住

僧問如何

是和尚家風師曰金雞抱子歸霄漢玉兔懷

胎入紫微僧曰忽遇客來將何祗待師曰金

果早朝猿摘去玉華晚後鳳銜來問終日在

潭爲什麼釣不得師曰玄源不隱無生寶莫

謾垂鉤向碧潭問澄機一句曉露不逢時如何

師曰太陽門下無星月天子殿前無貧兒

問如何是同安轉身處師曰曠劫不曾沉玉

露目前豈滯太陽機問險惡道中如何進步  
師曰玄身透過千差路碧海無波往即難問  
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一片玉輪今古在豈  
同漁父夜沉鈎問如何是大勿慚愧底人師  
曰空王不坐無生殿迦葉堂前不點燈

第六

九九

音釋一

奭

集

鄆

禹

溫

切

迤

迤

邇

迤

邇

力

抵

搘

按

也

臙

許

云

切

人

怒

切

食

強

保

擗

刀

也

茹

辛

臭

也

茹

又

菜

也

襁

褓

褓

博

浩

切

襁

之

夾

切

令

郎

丁

切

幕

幕

暮

暮

暮

暮

暮

暮

暮

暮

暮

暮

暮

暮

診

章

忽

切

躡

躡

躡

躡

朱

聞

本

苦

苦

火

火

火

火

火

火

火

火

火

火

火

火

火

鋤

鋤

鋤

鋤

鋤

鋤

鋤

鋤

鋤

鋤

鋤

鋤

鋤

芻

芻

芻

芻

芻

芻

芻

芻

芻

芻

芻

芻

芻

芻

芻

芻

芻

芻

芻

芻

芻

芻

芻

芻

芻

芻

芻

芻

芻

芻

芻

芻

芻

芻

芻

芻

芻

芻

芻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六

聲締構  
也締構  
丁計切  
構古焦切  
架也  
也鍛  
銀丁賈切  
煉也  
也傲  
懶餘亮  
居影  
也  
懈也  
也  
懈解  
下買  
貌獸似羊  
一  
角  
傍泮  
傍泮  
魯般  
般  
古  
法

永樂北藏

景德傳燈錄

第一五三冊